

· 献给所有隐藏在地下为国家安全而战斗的人 ·

天敌 NATURAL ENEMY

徐纪周 著

有一种战场没有硝烟，但有杀戮，那是更加残酷的智慧博弈。
有一群英雄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但是他们的事迹永世流传。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

徐纪周 著

2013年12月25日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敌/徐纪周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240-581-3

I. ①天…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000 号

书 名: 天 敌

作 者: 徐纪周

责任编辑: 郝永伟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 -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8. 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 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楔子

在我们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秘密。大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小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些秘密都公诸于世，那么世界早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了。毕竟，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

很多的秘密都随着他们的主人早已尘封在泥土里，只有少数的那么一点儿，在偶然间让幸运者窥到隐约的身影。今天的这个故事，就是属于一个“秘密”的故事。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故事来。请耐心地坐下，听好。

目录

CONTENTS

001	楔 子
001	第一章
015	第二章
031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076	第六章
091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33	第十章
150	第十一章
166	第十二章
180	第十三章
194	第十四章
206	第十五章
221	第十六章
239	第十七章
248	第十八章
261	第十九章
274	第二十章
289	尾 声

第一章

1

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人们快节奏地生活着。

十字街头，熙来攘往，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又共同交织成了这个城市华丽的外表。

街头林立着各色斑驳亮丽的大广告牌，广告上的美女妩媚地向行人抛着媚眼。

海滨广场上，孩子们在尽情嬉戏。阳光毫不吝啬地播撒在孩子身上，一片祥和。

一个游客举着相机正挥手让他的同伴摆姿势。取景框里的同伴摆出灿烂的笑脸。

画面的后景，一个穿着时尚的高个子女孩一掠而过。她就是温暖。

听说过间谍吗？不是你在电影、小说里看到的那种。他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貌不惊人，默默无闻，就和我们每天碰到的成百上千的人一样。可一旦发现他们需要的情报，他们就像闪电一样快，“嗖”的一下抓到情报，然后就没影了，消失在人海里，再也找不到了。间谍的天敌就是抓间谍的人，今天，温暖就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温暖戴着墨镜，耳朵里塞着 MP3，嘴里嚼着口香糖，貌似漫不经心地在广场上闲逛，墨镜后的眼睛却紧张地四处逡巡。

广场上稀稀落落的游客，或拍照留念，或在玩耍，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温暖扶扶鼻梁上的墨镜，继续寻找。

忽然，一个中年男人闯入了她的视线，他腋下夹了张报纸，打着手机：“不用等我啦，你先吃吧！我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儿就得了。啊，我还有事儿呢！”男人一边对着手机讲话，一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温暖望着男人的身影，欣慰地吐了口气。隔了三四个人，她亦步亦趋地在后面小心地跟着。

十字路口。行人指示灯由红变绿。车辆随之停下，行人匆匆穿过马路。人头在街道上穿来穿去，温暖紧紧盯着前面的目标，不敢有任何松懈。

中年男人穿过斑马线，温暖刚要往前走，行人

指示灯又变红了。一辆车从她面前掠过，她不得不停下来。

中年男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人行便道上。而温暖只好沿着马路另一侧的便道，小心前进。温暖是间谍的天敌，她拥有很强的跟踪能力，是不会轻易将目标丢失的。所以，没费什么事儿，温暖又亦步亦趋地跟在了中年男子的身后。

有轨电车的车轮滑行在铁轨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车辆靠站，乘客们纷纷上车，片刻，又穿行在闹市中了。

电车里，中年男人坐在靠背椅上打着瞌睡。温暖抓着扶手，眼望着窗外，脑袋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晃动。

车窗外，城市的景色跟随电车的运动有节奏地奔跑着。

口香糖被温暖吹出一个大大的泡泡，“啪”，破了。突然，中年男人一跃而起，跑到门边，焦急地望着窗外：“史家巷是不是过了？哎，史家巷是不是过了？”

“还有两站呢。”售票员回答。

中年男人尴尬地笑了。

温暖把瞟过去的眼光收了过来，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

下了车，左拐右拐，两人走在寂静的林荫道上。

中年男人路过一个垃圾桶，无意地将什么东西扔了进去。温暖跟着，经过垃圾桶时，看了看，又继续跟上。

中年男人在一个街角停下，看了眼玻璃窗上的“M”标志，径直走进这家麦当劳。躲在墙角里的温暖将口香糖一吐，摘下墨镜、耳机，脱下外套，将东西一股脑儿都塞进背着的大包里，转身跟了进去。

温暖从柜台上端起一份套餐，陷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里正好能监视到靠窗而坐的中年男人。现在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嚼着汉堡，一脸专注。温暖嘴里叼着吸管，从包里掏出一本《读者》，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

中年男人终于吃完了汉堡，他揭开盖子，将杯子里的可乐一饮而尽，然后长出了一口气，一回头，目光正盯着一直偷偷拿眼瞟他的温暖。

温暖吓了一跳，赶紧把目光移回到杂志上。中年男人用袖子抹了抹嘴，站起身，径直向温暖走了过来。温暖越发紧张了，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中年男人一屁股在温暖对面坐下：“小陈，你也在这儿？你妈呢？”

温暖假装吓了一跳，一脸迷茫地看着他：“我不姓陈，认错人了吧你。”

“还跟我逗，你妈没跟你一块儿来？”

“对不起，你肯定认错人了。”温暖低头看书，不再理他。

“噢，对不起！”中年男人尴尬地站起身。

温暖咬着吸管，没有理他。

中年男人突然又坐下了，一改刚才的邈邈，一脸严肃地瞪着温暖，一字一顿地说：“既然不认识，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温暖无言以对。

“刚才在电车上，还有海滨大道上，你穿着件白外套，一直跟在我后头，是你没错吧？”

面对男人的质问，温暖的鼻尖开始冒汗了。而中年男人依旧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目光像把锥子。温暖的脸开始僵硬，根本不敢对视。

中年男人似乎失去了耐心，沮丧地一拍脑袋，叹了口气：“这你就扛不住了？心理素质这么差，怎么干啊？”

“对，对不起！”温暖的脸一下红了。

中年男人扭头打量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说：“我是渤北市安全局侦查二处处长栗丹。”说罢，掏出带警徽的证件，晃了一下，收了起来。

“栗，栗处长好。”

“出来。”栗丹起身离开。温暖赶紧跟上。

地下停车场里，栗丹大步流星走在前面，温暖颠颠儿在后面跟着。

“我是什么时候上电车的？”栗丹问。

“十点零七分。”温暖语速飞快，像应对答辩一样。

“在车上，我和售票员都说了什么？”栗丹接着问。

“您说史家巷是不是过了，连说两遍。售票员说，还有两站。”

“售票员什么样子？什么打扮？”

“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直发，脸比较白。上身穿灰色外套，下身穿蓝色牛仔裤，一双假耐克运动鞋，胸口别着一枚玫瑰样的胸针。”

“我看的报纸是什么报？”

“《每日晨报》，是前天六月十三号的。您始终将第四版体育版露在外侧，将足球的消息露在最明显的位置。”

“在我下电车进麦当劳之前这段时间，我都干过什么？”

“在从沿江路到北京路的拐角处，您打了个电话，用了十五秒，时间大约是十一点二十分。在南山路，由南至北向第三个垃圾桶，您扔了一张广告插页，时间是十一点三十三分。”

听到这儿，栗丹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些舒展了，但语气仍很严肃：“我在电车上离开那个座位以后，再坐上去的是什么人？”

温暖一怔，苦苦思索起来。

“说啊！”栗丹催促着。

“……对不起，栗处，我没注意。”温暖的底气显然弱了许多。

栗丹终于站住了，回转身望着她：“为什么不注意？说不定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and 联络人传递情报的。”

温暖沉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栗丹鼻子里哼了一声，用钥匙打开车门，温暖拦在栗丹面前：“栗处长，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你把跟踪对象跟丢了的时候，他会再给你个机会吗？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可能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栗丹教训道。

温暖低头咬着嘴唇，不说话。

栗丹拉开车门，钻进去：“安全局地方大了，犯不上非在侦查处这一棵树上吊死，

财务处、外勤科，上哪儿不成？”说着发动了汽车。

越野吉普从温暖身边扬长而去，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2

渤北市安全局设在一座老建筑里。这是那种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老式苏联建筑，层次叠砌的结构、内容丰富的民俗浮雕，使整个安全局庄重而典雅，甚至连天花板、门窗都显得高大、肃穆。

此时，粟丹已经换了一身制服，显得干练又利索。他穿过长长的走廊，不时有同事和手下向他打招呼。

一个年轻的女警拿着文件走了过来：“粟处。”

“嗯？”

“刚才陈局长给您打过电话，让您一回来就马上给他回过去。”

“我知道了。”

粟丹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片刻，对面传来陈局的声音：“你上午跑哪儿去了？手机也不接。”

“给新招来的大学生做业务考核。”粟丹说。

“你考核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温暖的女孩？”

“有啊。”

“她成绩怎么样？”

“不会吧，路子够野的，都捅到您那儿去了！”粟丹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有些不屑。

“我告诉你，这个人，你二处必须收下！”陈局语气严肃。

“什么，我没听错吧？这话能从您嘴里出来！”粟丹多少有些吃惊。

“你先好好看看她的档案再说话。”

粟丹把话筒夹在肩膀上，翻着桌上的档案袋，挑出温暖的，一边打开一边嘴里还放着片儿汤话：“什么皇亲国戚呀，那吃闲饭被我骂跑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您……”话没说完，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凝固住了。

粟丹的双眼紧紧盯着那份档案——这个叫温暖的女孩，不一般。

3

渤北市第一监狱。荷枪实弹的武警卫士站在瞭望塔上，阴森密布的电网和厚重的大铁门构筑了坚实的屏障。

午餐时间，一队穿着蓝色囚衣的犯人正在排队领取午餐。吕东拿着自己的饭，走到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吃着。他三十多岁的年纪，有着瘦削的身材，看上去有些神经质。

一个犯人从他身边走过，将一个纸团悄悄扔进他的盘子里。吕东一怔，看看左右，站在门口的两个管教干部显然没有注意到他这边。他小心翼翼地将纸团展开，迅速看完，又偷偷瞄了瞄身边，接着将纸团和到菜饭里，大口吞下。

吕东怔怔地发了会儿呆，然后深吸一口气，似乎作出了某种决定。他突然站起身，

将手里的餐盘狠狠砸在地上，歇斯底里地跳上桌子，大吼起来：“我有重要情况要汇报！叫你们当官儿的马上来见我，快！”

食堂里顿时乱了套，有人在起哄，有人在叫好。几个管教干部冲上去，将大吼大叫的吕东从桌子上拖了下来。

吕东被拽进了审讯室。直到被铐在椅子上，他仍然兀自大吼大叫：“快，叫你们最大的官儿来！我说了，我有重要情况要汇报！”

“你抽什么疯?!”管教干部走到桌前打开本子，“有什么情况你就说！”

吕东冷笑着：“你？你根本不配听！老子要说的事儿大了去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管教干部，就是你们狱长来了，也根本不配听！”

管教干部有些发怒了：“我告诉你吕东，别给脸不要！你要真有情况汇报，就老老实实说出来，不然，我立刻送你到禁闭室去！”

吕东盯着年轻的干部，慢悠悠地吐出一串数字。

干部迟疑了一下，还是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赶快打电话把这数据告诉安全局，马上就会有人急着来见我了。”吕东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4

温暖一脸兴奋地走进安全局的门厅，好奇地站在那儿东张西望。

她远远地看见匆匆走来的粟丹，马上挺直了身子：“粟处长。”

“跟我走吧。”粟丹正眼都没看她。温暖兴奋得颠颠儿跟上。

粟丹大步流星走在前面，温暖就像头一次进城一样，看到什么都兴奋不已。

“你刚来，我找个岁数大点儿的带你，不忙上手，先熟悉熟悉业务。没事帮着打打下手，分分资料什么的。”粟丹说。

“是！”温暖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扭头四处打量着，“这就是安全局啊，瞅着和其他单位也没什么不一样。”

粟丹站住，转身盯着她：“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女的打招呼，她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特征？”

温暖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

“到了这儿，把你的好奇心都收起来。多看，多听，多记。”

“是！”

正说着，粟丹的手机响了。

“喂……”他脸上的颜色变了，“好，我马上去。”

温暖看着他的神情，知道准出事儿了，一想到立即能参与到工作中，不由得一脸兴奋。

粟丹高声地喊：“穆穆，段军！”

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应声从隔断里跑了出来。

“出去一趟。”粟丹说。

“粟处，我呢？”温暖很珍惜这次机会。

“在门口站着，记住一共有多少人从这里经过，每个人的体貌特征，回来我问你。”

温暖听蒙了，还想再多问，可粟丹一行已经没影了。

他们上了一辆黑色的凌志轿车，车子飞快地行驶在公路上。

穆穆握着方向盘，从观后镜里望着粟丹：“粟处，奔哪儿啊？”

“第一监狱。”

“哟，什么情况？”穆穆觉得很新鲜。

“一名在押犯人刚才提供了重要情报，上头指示，要我们立即作进一步的审讯。”

“什么重要情报？”段军好奇地问。

“他提供了个精度极高的经纬度坐标，是我们东部某军工秘密实验基地的准确位置。”

两人一愣，穆穆将车开得更快了。

他们很快来到第一监狱，一个年长的教官接待了他们。

和教导员并肩走在办公区走廊里，粟丹翻看着吕东的资料，问：“这个吕东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2004年9月，因为间谍罪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教导员回答。

“还有半年就要释放了？”粟丹觉得不可思议。

“是啊。”

“他在狱中的表现怎么样？”

“挺好的，平时还能协助管教做点工作，我们正计划给他申报减刑呢。”

粟丹不禁皱了皱眉头：“他举报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比方说收到家里的来信，或有人来探过监？”

教导员摇了摇头：“没有。这四年从来没人来看过他，也没听说他在外头还有什么亲友。”

粟丹站住了：“谢谢你，我想马上提审。”

教导员点点头，转身安排去了。

不一会儿，吕东被带到了监狱的审讯室。在粟丹的示意下，他在屋子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段军的笔记本电脑已经支在了桌上。

“我们是安全局的，你现在可以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了。”粟丹看着眼前的吕东说。

“把你证件给我看一眼。”吕东眼睛抬了起来。

粟丹从兜里掏出证件，交给身边的穆穆，示意他递过去。

穆穆打开证件，举到吕东的面前。证件上，粟丹的照片、职务，加盖的公章都清晰可见。吕东瞟了一眼，念出声来：“侦查二处，粟丹。”

粟丹没答话，望着他。

吕东摇了摇头：“你人不错，我对你也不反感，可是你级别不够，我只能跟你们更大的脑袋说。而且要说，也绝不会是在这个地方。”

“像你这种模棱两可的情报，让我们怎么相信？”

“我无所谓，但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们。”吕东坚定地说。

“起码你可以向我透露更多的信息，足够引起上面关注的信息。”

“当然可以，但不在这里。”

“为什么？你放心，这里的保密措施很好。”

吕东身体前倾，一脸诡异地说道：“你们内部有鼯鼠，很大很大的鼯鼠。我们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都能知道。

栗丹盯着吕东，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

他来到监狱一间小办公室里，拨通了陈局的电话：“陈局，这家伙是个老油条，心理素质相当好，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有突破。”

陈局略一沉吟：“你打算怎么办？”

“最好您能出马，亲自审讯。”

“哦？你要我现在过来？”

“不。我觉得他对监狱的环境很抵触，您最好能跟狱方办理一个手续，把人带到我们那里去，再进行审讯。”

“你觉得安全吗？”

“我考虑过，他的举报很可能是抛给我们的一个诱饵，目的就是吸引我们把他带出监狱。要么是想越狱，要么就是有人要趁机杀人灭口。”

“既然你都考虑到了，肯定也已经想出对策了。”

“是，请您放心，一小时之内，我会把吕东带到您面前。”

“好。这事由你负责。”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栗丹心里松了口气。他挂上电话，转身找监狱的负责人交涉去了。

事情很顺利地办妥。几分钟后，一辆囚车停在了大门口，栗丹正在和那个年长的管教干部核对手续。管教干部担忧地看了看车：“就这么一辆车够吗？要不要我们再多派点人跟着你？”

“不用，没问题。”

“路上小心。”

“好。”栗丹点点头，然后跳进驾驶室。

管教干部向守门的武警挥了挥手：“开门！”

沉重的铁门被缓缓地拉开，囚车缓缓开出监狱。

囚车开上了从郊区通往市区的路段，此时车辆寥寥，只有它孤独地前进着。

看着眼前延伸的公路，栗丹掏出根烟，塞在自己嘴里：“盯着点儿后边，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跟上来。”

“是。”段军说。

栗丹面向司机：“奔东开，上高速，进了市区走中山大道。”

司机点点头。

囚车在一个路口拐了个弯，原本就人车稀少的路显得更加冷清了。

平安无事地行驶了一段之后，囚车的视线里，道路前方，一辆大面包和一辆小卡似乎发生了车祸，呈交叉形横在路中间，把路全给堵死了。地上一个人倒在血泊中，似

乎是刚刚给抬出来的。车辆旁边，两名肇事司机正拼命向囚车招着手。

车上的段军和司机都不由得挺直了身子。“粟处，车是八字形停放的，硬闯恐怕过不去。”段军忧虑地说。

“闯什么？停下。”

司机踩下刹车。车窗外，两个肇事司机向着停下的囚车跑来。

“下去瞅瞅，见机行事。”粟丹吩咐。

“明白！”段军说罢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她刚一下车，两个司机就迎了上来。司机甲带着浓郁的外地口音说：“师傅，快帮帮忙吧，俺哥出了好多血，怕是不中了！”

段军迟疑着：“怎么不打120？”

“打了！这鬼地方手机没信号啊！师傅，求求你了，帮帮忙吧！”司机甲哀求着。

粟丹走过来，一把揽过司机甲的肩膀：“走！先把人抬上来！”

说完，几个人便跑到伤者面前——伤者脸朝地伏在那儿，一动不动。

司机甲蹲下刚要抬人，忽然转头望向粟丹：“师傅，帮忙搭把手吧！”

粟丹闻言蹲下身子，作势要抬。这会儿，段军正紧张地盯着自己身边的司机乙。

司机甲已经扶住了伤者的肩膀。而另一头的粟丹则抄住了他的腿。就在伤者翻身的一瞬间，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迅速拿出藏在怀里的枪，枪口直指粟丹。粟丹猛地飞起一脚，将枪踢飞。与此同时，司机甲也拔出了枪。可还没等他开枪，粟丹的枪口已经指向了他的胸口。“嘭”的一声枪响，司机甲手里的枪应声而飞。地上的伤者还想再动，但粟丹的一只脚已经踩住他的胸口，枪直指他的脑门。

另一边，司机乙的枪刚掏出来，就被段军死死攥住。而段军的枪也拔了出来，同样被司机乙死死攥住。两人的枪同时响了，可谁也没能奈何了对方。段军一咬牙，身子凌空，双脚狠狠地踹了出去。司机乙重重地摔在地上，枪也离了手。他正想扑过去抓枪，一颗子弹正打在枪柄上，将枪击飞好远。“不许动！”段军双手端枪，冷冷地望着他。

突然，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由远而近，带着头盔的车手正高速向囚车驶来。摩托车手径直开到囚车跟前。一个急刹，他从怀里掏出锯短了的五连发猎枪，然后对着后车厢门就是一枪。

“嘭”，车厢门锁被打掉，车门应声缓缓打开，穆穆正双手端枪，站在后车厢里。车手还没反应过来，穆穆的枪已经响了。

“嘭”的一声响，一个头盔裹着一颗脑袋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穆穆垂下手，长出了一口气。

5

苍茫的大海上，一艘渔船缓缓行进着。两个年轻的船员正在甲板上收拾东西。船员甲不经意地抬起头，突然发现了什么，站到船舷上努力观望。

“看什么呢！还不过来帮忙！”船员乙招呼着。

船员甲手一指：“你瞅那是什么呀？在那儿漂了老半天了。”

船员乙凑过去。因为阳光太强，他不得不眯上眼睛：“瞅不清楚。”接着回头大喊，

“船长，船长，你看看那是什么啊？是鱼吗？”

船长闻声跑过来，将望远镜凑到眼前，远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黑点正跟随海浪上下起伏着。他揉了揉眼睛，再次举着望远镜观察。他忽然一惊，放下望远镜，冲船员喊：“那是人！赶快，放小船，划过去！”

很快，人被救上来了。这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八九岁年纪、面容清秀而坚毅的年轻人。现在，他重重地倒在甲板上，浑身湿透，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声无息。

船员甲用手碰碰年轻人：“都僵了，死好几天了吧？”

船长听后，把手凑过去，翻翻年轻人的眼皮，又掐了掐他的人中，一口海水从年轻人嘴里吐了出来。船长惊喜地喊道：“还有救！赶快！掉头回去！”

渔船加大马力，快速向岸边驶去。

船一靠岸，早已等在岸上的医护上员立即冲了上去，将年轻人抬上担架，又急冲一般抬上了岸边的急救车。

急救车笛音高鸣着驶向医院。

6

无影灯被打亮，心电图的绿点开始了跃动，被打捞上来的年轻人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

大夫走过去，望着眼前的病人，年轻人脸上带着氧气罩，嘴唇紧闭着，看不出还有一点儿活着的迹象。

大夫问站在仪器边的实习大夫那天：“心率？”

“48。”

“血压？”

“97，61。”

“体温？”

“34度7。”

大夫一惊：“多少？”

那天又看了一遍：“34度7。”

突然，心电图的绿点开始紊乱。年轻人双眉紧皱，一脸痛苦。

大夫向护士要了起搏器过去，开始奋力电击他的胸口。每一次电击，年轻人的身体都随之一震。突然，心电图上的绿点变成了一道横线。大夫看了一眼，接着频频电击，年轻人的身体毫无知觉地随着电击震动。那天在一旁担忧地看着，虽然戴着口罩，但从那美丽的瞳人中仍可看出这是个清秀的姑娘。

大夫停下，朝心电图望去，图上的横线没有丝毫改变。他停了下来，无奈地摇了摇头，向那天吩咐说：“拔管。”

那天望着心电图，又看看眼前的年轻人，有些不忍。可还是不得不伸出手去。

就在那天的手接触到年轻人手背上针头的一瞬间，她突然被那只大手紧紧箍住了——年轻人双眼圆睁，像从噩梦中惊醒一样，“呼”地坐了起来。

抢救室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个护士吓得将手里的托盘扔到了地上。



年轻人大口喘着粗气，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那天也被吓到了，但她马上安定下来，望着这个刚刚已经被医生宣布死刑的人，轻抚着他的头发说：“别怕，你已经没事了。我们一定会治好你的。”

年轻人胆怯地望着那天，眼睛里写满了无助。突然，年轻人眼睛一翻，再次栽倒在手术台上。那天首先反应过来，二话不说，抄起起搏器按在他的胸口。

心电图上的绿点终于再次跃动起来。面罩下年轻人的呼吸也渐渐均匀了。

那天长出了口气，抬手拭去头上的汗水。

大夫当机立断，立即给年轻人做抢救手术。

时间慢慢流逝过去，手术紧张地进行着。在一旁配合的那天突然发现，年轻人的大腿上有一小块红肿的伤口，微微隆起。她指给大夫看。

大夫接过护士递过去的手术刀，剖开伤口，用镊子夹住一个东西。他将镊子凑到无影灯下——一块沾着血丝的电脑芯片在灯光下泛出诡异的色彩。

7

新看守所的后院是一座酒店式样的小楼，只是外面没有任何标志。

两名穿便装的国安特工守在后门口，一辆不太显眼的邮政面包车缓缓开来，停下。

车门被拉开，带着手铐的吕东被人从车上带了下来。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环境，就被人匆匆押了进去。

看守所内部的装修也和酒店一样考究，显得气派又不太张扬。

粟丹带着段军和穆穆走了进来，一直守候在大厅里的陈局看到了他们：“听说出了点儿小意外？”

“有惊无险。抓住三个，还有一个重伤，已经押回处里去审讯了。”粟丹答道。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不好说。这几个杀手素质太低了，也就是一般流窜犯的水平。他们应该知道，用这样的货色压根儿不可能得手。我感觉是敌人故意给我们放的烟、布的障眼法。”

陈局拍拍他肩膀：“反正人已经押到了。到了这地方，他们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管用。”

二人说着，来到电梯间门口，早有特工守在那里。

“都安排好了吗？”陈局问一旁的特工。

“安排好了，在四楼审讯室。所有房间都检查过，出口都安排了专人把守。”特工回答。

“好。”

特工打开电梯，陈局领着粟丹走了进去。

电梯停在四楼，陈局和粟丹出了电梯径直走进审讯室。审讯室是一个全封闭的房间，只有悬挂的砵灯能照亮桌前的一小块区域。

吕东被带进来，坐在椅子上。他端详着对面的陈局：“你是这里边最大的官儿？”

“我是渤北市安全局局长，陈然。从你目前提供的情报价值来说，我已经是你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干部。”

“真是荣幸，要不是我无意中听到这么点儿情报，像我这样的平头小百姓，一辈子也见不到您这么大的官儿啊！那我要是还想见更大的……”

“除非你提供出更有价值的情报。”陈局打断他。

“跟大官聊天就是有意思，什么都直来直去，不用兜圈子，不像跟小卒子说话那么累，老得先揣着明白装糊涂。”

“喝口水。”陈局将杯子推过去。

吕东拿起杯子，咕咚咕咚将里面的茶喝下去：“厅长就是有品位。冬茶，采下来不到半年。好久没喝过这么醇的毛峰了。”他咂咂嘴，感叹道。

“谢谢，我们开始吧。”

“他们的人已经渗透进了你们导弹实验基地的内部，目的是窃取最新的实验数据，对实验加以破坏。如果成功了，他们的导弹研发技术至少能比你们超前两年。”

“他们是谁？”陈局追问。

“您在这衙门口干了这么多年，对他们应该比我更熟悉啊！”吕东故意卖着关子。

“渗透者是谁？”

“在您面前，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你要想换取更大的利益，至少也要亮出更多的筹码才行。”

“说多了，我怕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点你可以放心，你所说的话只有我们内部够级别的人才能知道。”

“我就是担心你们内部。”

栗丹听后一怔，而陈局仍不动声色地望着吕东：“你信不过我们？”

“干这行的，谁信得过谁？我有很确凿的消息，证明你们内部有鼯鼠，级别相当高的鼯鼠。说不定就是您……”他故意拖长了最后一个字的音，“您正琢磨着怎么把我除掉又不露马脚。”吕东瞄了眼陈局，端起杯子，又喝起茶来。

陈局沉默着，死死地看着吕东。

8

会议室里窗帘低垂，只有栗丹和陈局长两个人正在商榷。

“心理素质很稳定，对我们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也非常熟悉，肯定受过专业培训。他的案子原先是谁负责的？”陈局问。

“五处。吕东原本是我们一个军工单位基建维修人员，在网络上被海外间谍组织中收买，把涉及军工的一些保密资料通过网络卖给境外间谍，后来被发现，因为涉及的资料密级不高，就以一般的间谍罪处理了。”

“深藏不露啊！查查当时负责审理他的是谁？”

“查过了，是问询科的徐鹏。”

陈局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他是2005年初入狱的，在里面一直表现良好，今年秋天就可以出狱。这种时候突然跳出来暴露自己，一定是外面有了什么事儿，逼着他只能狗急跳墙。”栗丹接着说。

“所以，他提供的信息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对付这样的老手，已经过了最佳的问

询期了，要想让他就范，就必须对他进行全方位的了解，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陈局说着转过身，“找出他原先案子的负责人，我要看他当年全部的问询记录。”

“是。”

“还有监狱负责他的管教，他这几年在狱中的表现记录，也全部找来。”

“是。”

正说着，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进来。”陈局说。

一名特工应声走进来：“厅长，刚才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急救中心收治了一名重伤患者，身上发现重大涉案线索，需要我们协助调查。”

陈局和粟丹对视了一眼：“你先过去一趟吧。”

“好。”粟丹应承下来，“那我先过去了。”

陈局点点头，目送他们离开。

坐在汽车后座上，并排而坐的公安刑警队长跟粟丹介绍情况：“今天上午市急救中心收治了一个可能是海难的幸存者。男性，目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物品，可是在他大腿外侧的一处伤口里居然取出这么个玩意儿。”刑警队长说着将装在物证塑料袋里的电脑芯片递给粟丹。

粟丹端详着芯片，问：“里边什么东西？”

“加密文件，我们有一个小技术员给鼓捣开了，我看里面都是数据和密码，琢磨着可能该归你们那一摊儿管，就把你给请来了。”

粟丹沉吟着：“……缝在大腿里头？”

“是啊。”

粟丹将塑料袋握在手心里，感叹道：“今儿的邪乎事怎么都赶一块儿了？”

两人聊着，不知不觉间，目的地到了。下了车，粟丹由刑警队长引着，沿着病房往里寻找。每经过一间，粟丹都探头往里看看。

刚刚查房出来的那天正好迎面碰见他：“哎，你找谁啊？”

“大夫，今天上午有个落海被救上来的人是不是在这儿？”刑警队长问。

那天上下打量着他们：“你们认识他吗？”

“我们就是来核实他身份的。”刑警队长回答。

“他就在这屋里，不过现在你们不能进去。他刚手术完，需要休息，要问什么也等他醒了再问。”

粟丹闻声扭过脸，往病房里看——年轻人戴着氧气罩，紧闭双眼，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两人只好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等着年轻人醒来。

9

小赵领着手里抱着一个保温桶的温暖刚一走出电梯，站在审讯室门口的段军就向他们招了招手：“哎，这儿呢。”

两人闻声走过去。

段军敲敲饭桶：“送个饭都这么兴师动众的，没什么问题吧？”